

· 纪念改革开放 30 周年 ·

时代与人物的互动:77、78 级大学生群体扫描*

刘海峰

[摘要] 77、78 级大学生,是一个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炼的群体,是一个经历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的群体。他们年龄差异巨大、社会阅历丰富,求知欲望强烈、学习格外刻苦,心态积极向上、敢于拼搏进取,但知识不够完整、外语基础较差。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推动者和维护者,其命运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作为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群体,77、78 级大学生的经历和道路不可复制,其经验和精神却可以传承。

[关键词] 高等教育;恢复高考;77、78 级大学生

[作者简介] 刘海峰,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福建厦门 361005)

社会发展进程往往并非匀速推进,不同时代的大学生经历与命运会各不相同。77、78 级大学生都于 1978 年入学,至 2008 年已整整 30 年了。他们在动乱年代抛洒青春,参加过恢复高考时激动人心的考试竞争,在风云际会的时代成长,与中国改革开放 30 年的历程密切相关,是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特殊教育群体。近年来,已出版了许多诸如《难忘 1977》、《我们的 1977、1978》之类的著作,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然而,对这个颇有研究价值的群体,却是个体回忆多、群体分析少,一般谈论多、学术研究少。本文拟对 77、78 级大学生进行宏观的扫描,在回顾其成长历程的基础上,分析其群体特征,并探讨该群体的命运与作为,从中看出时代与人物的互动互造关系。

一、空前绝后的教育群体

1978 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一年,1977 年恢复高考后的首批大学生(77 级)于春天

入学。紧接着,夏天又举行了全国统一高考,秋季,78 级大学生入学,结果在这一年里有两届学生入学。1978 年冬,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征程。这样,77、78 级大学生与 30 年的改革开放历程相始终。

77、78 级大学生,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十分特殊的一个群体。1977 年招生的专业较少,有不少专业是 1978 年才首次招生,于是 78 级大学生也是这些专业的首批大学生,类同于 77 级。还有许多专业 1977 年招生人数很少,如教育学专业 1977 年只有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杭州大学等少数几所学校招生,法学专业只有北京大学等学校招生。到了 1978 年,许多学校扩大了招生专业。

在学期间,77 级与 78 级有一种说不出的区隔,因为很多 78 级大学生也参加过 1977 年高考,而 1977 年高考是分省市命题、分地市评卷,1978 年则是全国统一命题、分省市评卷。不过,这两个年级之间的差异远小于共同点,尤其是 77

* 本文系“985 工程”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项目(项目批准号:A2005208)的研究成果之一。

级大学生实际上是 1978 年春季入学,两届大学生都于 1982 年毕业,同属于 1982 届。两个年级的大学生在生源构成和社会经历、思想特征等方面颇为接近。经历过 20 多年的风雨,两个年级大学生之间的差异日渐模糊,而共同点则日益显现。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他们都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

“文化大革命”后期,招收工农兵学员要求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而 1977 年恢复高考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允许招收应届生。教育部于 1977 年 6 月 29 日至 7 月 15 日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决定试招少数应届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试招的人数约占招生总数的 2%~5%,约 4 000 人至 1 万人。到 1977 年 9 月,邓小平明确要恢复高考时,确定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收的比例增加到 20%~30%。1977 年 9 月 6 日,邓小平在《给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的信》中说:“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1]一开始还考虑报考年龄限制在 25 周岁以下,但后来考虑在学业荒废多年、社会百废待兴的时刻,应最大限度地选拔人才,因此,在 1977 年 10 月 12 日的《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中,就明确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可放宽到 30 周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 1966、1967 届高中毕业生)”^[2]。这一特别规定和提醒,为 1966、1967、1968 三届毕业生提供了一次难得的考试和录取机会。同时,还规定在校的高中生,成绩特别优良,也可提出申请参加报考。而当时中学的学制是 4 年。正是放宽了报考限制,所以才会有 77、78 级大学生中年龄十分悬殊的情况,出现有兄妹同学,甚至还有个别父子同学的情况,最大者入学时已年过 30,最小者只有 14 岁。

1977 年、1978 年的高考,是录取率极低的高考。1977 年 9 月决定恢复高考时,起初预计报考者有可能达到 2 000 多万人,原定计划招生 20 万人,录取率是 1%。^[3]后来不少省市采取了地区初试,按计划录取数的 2~5 倍筛选出来,再参加正式的高考,加上全国超过半数的青年根据自己的文化基础选择报考中专,结果 1977 年最后实际参

加高考的人数为 570 万。后来经邓小平提议,国家计委、教育部决定扩大招生,经过扩招本科 2.3 万人,各类大专班 4 万人,共扩招 6.3 万人,扩招比例达 29.3%,最后录取了 272 971 人,按考生比例来算,是 21 : 1,录取率为 4.8%。这是中国高考史上最低的录取率。1978 年,也有扩招的举措,610 万人报考,起初录取 29.2 万人,经过扩招,总共录取了 40 万人,录取率为 6.6%。^[4]也就是说,当时包括了大专生的录取率,按现在一般省市的高考录取线来比较,也都在本科重点线(一本线)以上。

因此,77、78 级大学生,是一个多数人经历过上山下乡磨炼的群体,是一个历经艰辛终于得到改变命运的机会的幸运群体,是一个经历了最激烈的高考竞争后脱颖而出的群体,是一个大浪淘沙后特色鲜明的群体。

二、群体特征扫描

1977 年的高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而且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由此,77、78 级大学生便注定成为一个很特殊的教育群体。本文对其作群体扫描和宏观概括,其群体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年龄差异巨大,社会阅历丰富

以往丰富而复杂的学前经历,使这两届学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77、78 级大学生在上大学前几乎所有人的遭遇和生存状态都不一样,每一个同学都可以说出自己独特的高考故事。有的人已经是几个孩子的家长,有的人则连什么是恋爱都还没想过;有的人带薪学习,有的人拿奖学金读书;有的人成熟练达,有的人年少气盛。这种差异化的班级集体,可以有更多的交流。当时录取分数也略有不同,通常是年龄较大的老三届基础较好,分数要求也较高一些。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的:“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 77、78 级那样,年龄跨度极大,而且普遍具有底层生存经历。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 77、78 级那样,亲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会转变,并痛入骨髓地反思过那些曾经深信不疑的所谓神圣教条。不会再有哪一届学生像 77、78 级那样,以近乎自虐的方式来读书学习……这就注定了 77、78 级要出人才。”^[5]在饱经沧桑之

后,这一群体普遍个性坚定沉毅,较能吃苦。而在社会上摸爬滚打所形成的坚毅的个性和练达的人情,也成为日后的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求知欲望强烈,学习格外刻苦

1977年、1978年的高考,由于备考时间很短,考生原有基础便显得格外重要。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文化大革命”期间坚持读书者不全是最聪明者,更多的是喜欢读书者、有信念者。^[6]1977年、1978年考上大学者除了智力因素以外,更多的是非智力因素在起作用。过去,科举时代有“读书种子”之说,77、78级大学生中也有部分属于“读书种子”,在“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仍然坚持读书,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氛围中追求知识,在一般人理想破灭的时候追求理想,因为有信念、有爱好,或者就是天性喜欢读书。另外,这两个年级的大学生中,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的比例也较大。以厦门大学8821名学生的档案作为有效样本作研究,77、78级大学生中出身于学界家庭的比例达到25.38%和23.46%,在各个时期中是最高的两个年级,尤其是与1965年的6.2%、1976年的9.83%相比大大提高。而77级出身于农民家庭的比例是11.93%,78级的是11.27%,是各个时期中比例最低的,尤其是与1965年的47.05%和1976年的26.08%相比,更显得格外悬殊。^[7]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在书籍匮乏、社会普遍不重视教育的年代,家庭的影响起着较大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学生普遍有一种“知识饥渴症”。77、78级大学生,知识的饥渴感尤其强烈,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时光。当时人人会背诵“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这首诗,大家都懂得要“将被‘四人帮’损失的时间夺回来”的道理。77、78级大学生,这是一个由在文化断裂的年代坚持学习的人组成的群体。大学期间都努力抓住机会,给自己补课。这一群体中许多人的强烈求知欲,还延续到毕业后的很长时期。

(三)心态积极向上,敢于拼搏进取

恢复高考,改变了以往许多人听天由命、前途由领导决定的观念,使广大知识青年知道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处境,让人们觉得有了盼头儿。许多参加过高考的过来人认为:“高考以它的公

正,丰富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梦想,赋予我们公正平等的竞争精神,冷静沉着竞争意识,以及一种永恒的拼搏精神。”^[8]经历过高考的成功,77、78级大学生普遍带着一种乐观向上的心态投入学习。在那个物质匮乏、精神亢奋的年代,对理想的追求远远高于对金钱的追求。科学的春天到来,冰封多年之后的解冻,造就了一批富有理想的青年。他们知道“人生能有几回搏”,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在大学绽放出青春的花朵。在校期间,他们欣逢“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运动,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大家开始反省“文化大革命”,接触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存在主义、民主政治观念、邓丽君的歌曲……并参与了人生观大讨论、“伤痕文学”的创作,等等。

命运之神对77、78级大学生也格外眷顾,历史给了他们非常好的机遇,他们中的多数人对邓小平、对国家和社会也有一颗感恩的心,具有报效祖国的使命感和责任心,满怀为国家民族勇攀科学文化高峰的豪情壮志。在大学生被视为“天之骄子”的时代,77、78级大学生相对较为乐观自信,许多人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期待,并具有较强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观念。在特殊历史时期、在学期间形成的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特质,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四)知识不够完整,外语基础较差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在“打倒封资修,砸烂旧世界”的口号下,有多年教育基本是中断的,即使“复课闹革命”后,有几年语文课本中连唐诗宋词和西方文学作品都基本上被逐出,甚至以《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课程代替数、理、化课程。历史课、地理课就根本没有开设,77、78级大学生的历史、地理知识很多是靠准备高考的短时间内“恶补”的。英语教材学完26个字母后,就以“毛主席万岁”为开头,背诵少数单词包括了“贫下中农”、“资本家”这类现代英语中极少用到的词汇。在“教育要与工农相结合”的宗旨下,除了短暂的“回潮”时期以外,每学期都“开门办学”,安排中学生学工、学农、学军。这一群体中的多数人,或在中学毕业后上山下乡,长期投入体力劳动,或在最佳受教育的年龄整天处于动乱的环境中,知

识不成系统,尤其是外语水平普遍较差。或许勤能补拙,但有些知识和能力错过了最佳学习时间很难弥补。因此,有77级大学生反省:“我们都经历了磨难,经得起摔打,同时,心态成熟,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因此,当官的和经商的都有不错成绩。但我们做科研有先天不足,相对来说,后面的大学生基础更扎实。”^[9]

三、群体的命运与作为

77、78级大学生走出大学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在紧锣密鼓之中,他们用青春年华和才智参与其中,他们见证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也正是改革开放的大潮,舞动着他们的人生奇迹。他们是改革开放的受惠者、推动者和维护者,其命运与改革开放息息相关。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还处于万物复苏、急需人才的状况。甚至在77级本科生读到三年级时,主管部门就曾在部分大学征求学生的意见,问是否愿意提前毕业,读完三年或三年半就按本科毕业走上工作岗位。1980年夏到1982年春之间,1977年考录的27万本专科大学生陆续毕业,成为改革开放后所选拔、培养的第一批优秀人才,为求才若渴的中国社会注入了一批新生力量。1982年夏,40万名78级大学生也基本毕业。经过十年浩劫,各行各业人才出现断层,而11年的耽误和积压人才,67万毕业生汇聚到一起喷涌出来,作为当时社会的稀缺人才,受到普遍欢迎。当时流行在大学生中的一个顺口溜叫作“金77、银78”,大学生把这个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比作金银一样珍贵。另一种说法则是,因为这两届学生成功率之高,被民间戏称为“金77、银78”。^[10]77、78级大学生集合了13个年头的青年中的精英,因而人才较为集中一点也不足为奇。“有人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意谓在历史的断层,适龄人才短缺成就了‘77、78’的一代风流。其实,‘77、78’的成功不在知识,不在年龄,而在精神。这是一种落入底层社会、过早承载人生苦难、洞悉人情世故、强烈渴求改变身份现状而又能屈能伸的坚忍奋斗的精神。改革开放近30年,‘77、78’大体扮演了新思想的传播者、旧秩序的改革者、新体制的维护者三种角色。”^[11]

相对其他同龄人而言,77、78级大学生无疑是时代的幸运儿。考上大学,在当时是令人羡慕的大好事,“大学生”头上似乎罩着光环。他们的工作和发展机遇特别好,作为与众不同的群体,起点普遍比其他同龄人高,后来发展也较快。20多年后,无论是在政界、学界、商界,都有许多领军人物是77、78级大学生。2008年以来,随着各级、各地中高层党政领导班子中77、78级大学生的增多,有人将之称为中国政坛的“77、78级现象”。“77、78级现象”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自然更迭,也是特定时代的需要、特定时代的产物。^[12]

时势可以造英雄,英雄也可以造时势。历史时代与教育群体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互造关系,77、78级大学生也体现出一种时代与人物交互影响的关系。特定的时代造就了77、78级大学生,恢复高考、招收优秀人才进高校深造,让他们具有了登上历史舞台施展抱负的机会,而77、78级大学生毕业后为国家的发展积蓄了足够的能量,也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贡献出智慧和力量。历史不一定记得他们中单个人的所作所为,但一定会记得这一群体的所作所为。1977年恢复高考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邓小平顺应时势的英明决断所赋予的,而且还由77、78级等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的人才的所作所为体现出来。

“才生於世,世实须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资世?”^[13]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产物,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物,如唐代的诗与诗人,宋代的词与词人。77、78级大学生是从2000多万被耽误了青春的人中突围而出的一个群体,相对于现在的大学生,他们的命运与经历颇有几分神奇的色彩。作为一个在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群体,77、78级大学生的经历和道路不可复制,但其经验和精神却可以传承。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在接下来的20年间或者更长的时间,可能将是一个科学和文化成果集中产出的时期,经过多年的磅礴累积之后,终会有喷薄而出的一天。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但在现代,即使是人才,大概也只能各领风骚数十年甚至三五年。77、78级大学生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毕业后起点相同,经过多年的发展,终点却各不相同。不像一般大学生多为同龄人因而基本上同时退休,由于年龄差距很大,77、78级的人才洪流,

在一波老三届的人才洪峰消退之后,还将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持续十年。77、78级大学生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其影响和作为,相信还将在未来的岁月中更加显现出来。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23.
[2][3]杨学为.高考文献(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70、52.
[4]杨学为.中国高考史论述[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260-263.
[5]郭巍青.成功的77与78级面对挑战[N].南方都市报,2008-5-8.

[6]刘海峰.1977年高考:一次空前的招生考试[J].教育发展研究,2007,(7-8A).
[7]郑若玲.高考对社会流动的影响——以厦门大学为个案[J].教育研究,2007,(3).
[8]武皓.公正——我与高考[J].中国考试,1997,(5).
[9]卢文洁.恢复高考第一届:77级大学生精通做人不善科研[N].广州日报,2007-11-17.
[10]信力建.我的高考及大学之路[J].中国教师,2007,(4).
[11]陈明明.77级和78级群体还能继续引领潮流吗[EB/OL].<http://www.jyb.cn/comments/sz/t20071015118639.htm>.
[12]高新民.中国政坛上的“77、78级”现象[N].北京日报,2008-5-5.
[13]欧阳修.新唐书·魏元忠传(122)[M].北京:中华书局,1976.4339.

Interaction of the Times and Characters :An Overview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Enrolled in 1977 and 1978

Liu Haifeng

Abstract : Most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enrolled in 1977 and 1978 have experienced the hardships and tribulations of going and working in the countryside or mountain areas. They are the group of people that have won the fiercest competition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hey have great difference in age with abundant social experiences and strong desires for knowledge. They have learned as hard as they can with positive mentality and enterprising spirits. However, their knowledge is not complete and English basis is weak. They are the beneficiaries, pushers and vindicators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ir destinies are closely tied to reform and opening up. As a special group born in the special historical perio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enrolled in 1977 and 1978 can not be replicated, however, their experiences and spirits can be inherited.

Key words : higher education, recovery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university students enrolled in 1977 and 1978

Author : Liu Haifeng, professor at Research Cen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Xiamen University, Dean and doctoral supervisor at Schoo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责任编辑:杨雅文]